

十六

禮書通故

仲子藏閱

口 12
2948
16

2948
16



射禮通故四

禮書第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鄉射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亏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賈公彥云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為鄉大夫在焉又鄉大夫三季大比興賢者能者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敖繼公云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于學宮飲酒而習射也郝敬云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為鄉

去五味均平藏



大夫賓興鄉射為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輒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以周案鄉射本州序習射之事也而鄉大夫詢眾庶亦用此禮故鄭注專舉州長會民言賈疏又賅及鄉大夫賓興事敖郝說誤

鄭元云鄉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本誤鄭意豫即榭而非序下明箸之

無室可以深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佗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郝敬云鄭謂鄉飲亏庠庠鄉學習射亏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為庠射則

為序豈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胡肇昕云諸家皆泥州長射亏序之文故說多難通不知庠有室序無室此定制也而經亏鄉射兼言堂者以禮或有兼行亏庠其制與序有異故因序而並及之經文豫言序堂言庠二則字明是分言以周案鄭意豫即釋宮無室之榭鄉庠有堂有室州榭下鄉無室序乃夏后氏之學立亏國中謂之東序明亦有室也周官雖有州序之文其實榭故曰宜從榭序亦非諸家申鄭實非鄭意但杜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亦引爾雅無室曰榭謂屋歇埒以無室為無夾堂之室則榭序可兩通也

鄭元云席賓南面東上不言亏戶牖之間者此射亏序
敖繼公云不言戶牖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
西房則中有室以周案鄉大夫射亏庠庠有室席賓當
在戶牖間經不言者容射亏序也州長射亏序序無室
不尋言戶牖間本記言出自東房爲射庠言之也不尋
據此爲有室之證

鄭元云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亏大
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賈公彥云鄉射使
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亏大夫故易
去之使公士爲賓敖繼公云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

也鄉飲酒之禮大夫若與其賓介亦當以公士爲之大
夫亏一人既舉觶亏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
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舊說謂鄉
飲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以周案鄉射之賓本以處
士爲之若邑有大夫主人必先請之請之許諾則以有
位之士爲賓無慮其臨時改易此記據州長春秋以禮
會民而言也若鄉大夫賓興賢能而行此禮雖大夫與
而賓自用處士不易鄉飲之賓介主人謀之先生既經
先生審定亦無易理敖說非
鄭元云鄉射主人戒賓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枉焉則

三
僂鄉大夫賈公彥云鄉大夫若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
僂僂鄉大夫以戒賓也盛世佐云主人謂天子及諸侯
之州長也若其詢眾庶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
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爲主人其戒賓也親之不合使
州長疏非以周案盛說未合春秋習射州長職也雖有
鄉大夫不尋侵其職戒賓僂鄉大夫可也

賈公彥說記西序之席北上謂眾賓有東面者則北上
也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容則亏尊西賓近亏西則三賓
東面北上統亏賓也敖繼公云經言眾賓之席繼而西
是未必有西序北上者張惠言云賓佐戶牖闕不尋以

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之席在賓之西
眾賓繼而西故有西序席也以周案賈敖二說固誤張
說亦非大射禮小卿大夫在賓西西序爲東序公佐臣
不尋參也鄉射若公卿大夫多亦當如鄉飲禮席亏主
人之北鄭注西序北上之席云眾賓統亏賓亦不以爲
有大夫盛氏云序之制狹亏庠三賓之席四丈八尺有
非所能容者亏是又繼而南其說近是褚氏說賓席不
拘亏三亦非堂上三賓定數有餘立堂下

賈公彥云主人戒賓賓出迎謂出序之學門亦如鄉飲
酒出庠門以周案賓出迎謂賓自出己大門非庠門張

皋文有說

鄭元云主人朝服乃速賓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敖繼公云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亦朝服可知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胡肇听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凌氏韋氏從敖說攷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輕亏鄉飲酒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為一服可知鄉射亏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可知如以鄉射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亏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之記在佗經之後不尋云

例見亏鄉飲也鄉飲戒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亏戒賓時特言朝服以詳鄉飲之所略不尋亏速賓始言朝服令人嫌戒速之相殊也以周案胡說申注甚當鄭元云賓少進筮在壽敖繼公云謂少東盛世佐云謂少北以周案上文云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敖據東面為說盛據北上為文然此明眾賓隨進之節當以鄭注為正茲云賓少進明賓進筮在眾賓壽也下云皆行明主人以賓三揖至亏階眾賓亦皆行至階西以南當序之佗也參觀飲禮門

鄭元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

者也其士也亏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韋協
夢云鄉飲酒記士既旅不入則未旅以毒皆可入矣蓋
士賤既不尋為尊者必主人請之為眾賓而後尋與其
事雖或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後入
乎胡肇所云鄉飲酒言尊者有公大夫不言士而記云
士既旅不入是士亦尊者也蓋尊者為觀禮而來不限
夫賁賤而行禮之節則有別也此士謂命士與為眾賓
之士不同韋氏誤矣以周案胡申鄭注是

鄭元云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佗初佗門內東面敖繼公
云階西以南當序之佗張惠言云門左地狹不足容賓

及眾賓門內東面蓋眾賓立者之佗也賓初無佗在介
北可也以周案以下文大夫降立亏賓南側之敖說為
當

敖繼公云主人席毒獻大夫其西北面與盛世佐云凡
獻必向所獻者之佗獻大夫當東北面以其佗在東北
也以周案敖說誤

敖繼公云鄉飲酒禮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
委亏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
去加席此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惟主言無諸公之
大夫則是鄉射禮諸公不與其所言尊者大夫之儀亦

燕以異亏介身在其為如賓禮記皆失之以周案鄉飲鄉射二禮本通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此即鄉飲經所謂遵者之儀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者也賈彼疏云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眾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禮則惟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由此言之則遵者入門左有諸公則主人與諸公揖讓升其大夫則亦亏主人與公三揖時隨至西階下至主人既獻諸公畢乃延大夫自如介禮亏升階時揖讓無庭中揖讓事若無諸公則主人以大夫升自尋如賓禮有

庭中揖讓事故記云爾敖氏斥記妄甚盛氏集說林氏求義並申記義

而盛不及林之密

鄭元云大夫若眾則辯獻長乃酹盛世佐云大夫雖眾然受獻後須一一酹主人徧獻長乃酹唯主人尊賓賤乃可以周案賈疏申鄭已明盛說非賈公彥云主人坐尊罍亏西楹南不尊亏筐者為士亏旅乃入擬獻士故尊罍亏此褚寅亮焦以恕云旅用解不用罍鄉飲酒尊罍亏西楹南繼以獻眾賓獻訖乃降尊亏下筐此禮亏降尊一節文不具爾

鄭元云獻工賓降大夫不降尊也郝敬云獻大師洗罍

主賓皆降不言大夫者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盛世
佐云大夫若來亦當從主人降以周案經云賓降主人
辭降凡辭而終降者有事則箸其事無事則箸其佗此
經亏辭降之後不箸其佗與事又不言賓之升是主人
辭賓不終降也賓不終降大夫與眾賓亦皆不降不言
大夫與眾賓禮重亏賓故略之諸說皆非

鄭元云主人以廢降尊亏篚反升就席亦指讓以賓升
眾賓皆升敖繼公云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方苞
云賓降主人辭降蓋賓以降表意主人辭焉而遂止也
三賓則竝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巨樂以

樂賓故大夫及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蓋
賓及三賓之為大夫而降為席佗逼介亏大夫不立無
事而相參若主人獻工亏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何故又
相牽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周案大夫入賓及眾賓
皆降鄭注謂謙不敢獨居堂是也工入賓降亦卽此意
然主人辭之而賓遂止不降為工賤亏大夫也方氏說
賓降主人辭降因辭卽止實未終降是已其謂大夫入
之從降為席逼工入地不相礙可以不降亦屬臆言如
其說則賓亦可以不降矣經何以箸賓降之文地寬而
賓猶降則大夫入時之降非為地逼亦明矣此說仍當

從鄭

敖繼公云司射阼階上東北面告亏主人東似衍文褚寅亮云主人之席在階上少東以周案主人面西故阼階上告必東北面敖緒二說胥失之

鄭元云為二三子許諾二三子謂眾賓以下賈公彥云除三耦之外通射者而言故云眾賓以下韋協夢云二三子謂有司也上文有司請射以周案上文司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此請行射禮也非專請賓射故賓對曰為二三子許諾鄭注謂眾賓以下正通三耦言賈疏除之非也下初番射畢司射又升請射亏賓如初

此請賓自射故直云賓許諾不云二三子二三子指射者言非指有司韋說亦非

敖繼公云賓與大夫之弓倚弓西序下主人云東序東則此序下似脫一西字也以周案敖說是

敖繼公云遷樂工伋于堂下而坐亦無席盛世佐云坐必亏席蓋并工席亦遷之以周案工坐有席相不坐鄉飲酒工降鄭注降立西階東北面據鄉射為文而云立似誤工降當坐

鄭元云有司左執弣有司弟子納射者也方苞云經亏後弟子皆質言之此別言有司則非弟子明矣

鄭元云司射東面立弓三耦之北摺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張爾岐盛世佐竝駁其說以周案上文司射先立弓所設中之西南東面謂司射先三耦而立弓此以明射位也三耦皆進又立弓司射之西南是司射之位在三耦之東北也此將誘射又立弓三耦之北則自東面卻而西行其時有還故注云卻時還還時由東面轉而西面嫌其所立之面亦與壽異故經復言東面以明之賈疏鄭意未明張氏遂謂據注疏先立先字非先後之先乃舊先之先盛氏且謂由東北進而立弓其北未嘗有退卻回還皆誤駁

鄭

敖繼公云司射當上耦西面佗上耦射當上下射之間佗之褚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敖說當上下射間與經違矣佗之必正對之而後佗獨佗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行矣下經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亦專命上射以周案上耦謂三耦之上上射謂一耦之上經文此云當上耦西面佗上耦射下云上射下射分別甚明褚氏意上耦卽上射亦誤
敖繼公云三耦卒射亦如之三當佗二二耦謂次耦下耦以周案鄉射賓耦之外弓大夫耦曰眾耦弟子耦曰

三耦大射賓耦之外亏大夫耦曰眾耦士耦曰三耦三耦卒射亦如之三亦眾辭三耦猶眾耦也不云眾耦者嫌似大夫耦也三字非誤大射禮可證下拾取矢節亦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敖氏亦以為字誤並非大射禮作二耦拾取矢係淺人所改

鄭元云大夫與士為耦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以下齒亏鄉里敖繼公云士謂眾賓大夫宜與眾賓長為耦盛世佐云士謂命士來觀禮者非眾賓也方苞從敖褚寅亮從鄭以周案以鄭注兼說為長

盛世佐云作眾賓射謂堂上三賓楊大堉云此節為司射比眾耦當兼堂下眾賓言之以周案經云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明指堂上三賓若兼堂下眾賓作之何尋云西階上北面楊說誤

朱熹云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拾取矢三字疑衍韋協夢云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其事而言之與詩一人洗舉觶亏賓同王引之云三耦拾取矢五字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為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以周案韋王說是

鄭元云奏騶虞閒若一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

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林
喬蔭云記釋之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蓋鄉射本土
禮而自天子至大夫其燕射皆通用之故其歌各隨其
人之所宜者用之故經記備陳君大夫之所用以周案
天子諸侯燕射之禮不見亏經惟燕禮有云若射則大
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林氏據此以爲天子燕射如
鄉射禮存參
敖繼公云再射節司馬命太侯以下不蒙如初者可知
也褚寅亮云集說勝疏儀省之說第二弟三番賓主大
夫等無不射者不應亏此儀省

鄭元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降袒執弓反伋勝者之
弟子其少者也執弓反射伋不俟其黨已酌有事敖繼
公云反伋反堂西之伋此時袒執弓弓禮無當疑衍大
射儀無之褚寅亮云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之年少者
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再洗酌有事也先反
射伋者事畢也注皆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福
設豐之輩伋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爲衍文而
以反伋爲反堂西之伋非也以周案褚氏申鄭甚是如
敖說不特袒執弓三字無當卽勝者二字亦無著
鄭元云釋弓襲而俟有執轂者謂主人使贊者代弟子

酌也亏既升歛而升自西階立亏序端敖繼公云輶輿者之升似當在上耦未升歛之時以周案敖說故與鄭異不足信

敖繼公云大夫歛則耦不升謂立亏射佐也大夫既歛則徑適堂西而釋弓與以周案上經勝輶張弓不勝輶弛弓專命三耦及眾賓又云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輶弓謂兩不輶也大夫不勝其耦既不輶弓又何釋

鄭元云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偁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敖繼公說此主為酬者命受酬者緣酬者意欲尊敬

之故亏此言字亏彼言子以周案字不若子公羊傳文敖氏申注本明或據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特牲禮皇祖某子少牢禮皇祖某甫以為禮無字不若子之義申鄭義者以此為別辭彼為錯文互見之辭方望溪又駁之以為以次相酬受酬者季必少而轉為尊偁亏義未安以周謂公羊傳字不若子子指輿言當依何注說詳官制門輿類此佗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皆指字似亦無一字一氏之可分某者某甫某子者伯子季子也此對受酬者之辭故舉其伯仲季而子之酬者必曰某甫不曰某子者伯仲季字之通辭不直舉其字慮無以別也

若面對受酬者言雖不舉其字亦不嫌無別故主人與賓爲耦告賓直曰主人御亏子士與大夫爲耦告大夫直曰某御亏子諸傅子者皆對面辭方說甚謬敖繼公云無大夫則長受酬大夫若眾則相酬辭乃及長盛世佐云大夫若眾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卽酬眾賓長眾賓長酬次大夫交錯以辯也敖說非以周案經亏無算竅始言錯旅酬時似未錯從敖說鄭元云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亏坐而已敖繼公云錯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

有二人以上皆及亏大夫乃及眾賓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與以二觶並行難爲旅也以周案經文而錯二字總承賓觶大夫之觶而言錯者言二觶交錯相酬也敖說殊誤盛氏沿之云堂上行二觶堂下行一觶胡氏已詳辨之誘射不旌鄭元云以其不獲敖繼公云以不主中褚寅亮云誘射者必善射中侯不中旌故可不旌以周案宜以注義爲安

鄭元云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襍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亏庠或亏謝賈公彥云大夫士同

建物而云各者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也敖繼公云記據士之爲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各則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器禮爲銘各以其物亦此意也張爾岐云旌射時獲者所執各用平時所建吳廷萼云物卽司常所謂九旗之物蓋交龍熊虎之類若止以襍帛言非各以之義輿知此卿大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卿當在孤卿建旌中州長當在州里建旌中豈尋專以襍帛爲訓至五仞三仞據司常疏本禮緯尤不可以訓經以周案旌與物皆九旗之名對文各別幟文通也經文旌是通名記文物亦通名故云各以別之如

物屬專名不待言各鄭說庠序有別未是賈說仞數不同更非禮緯旗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據平時建旗言疏家以之說車旗又以之說射旌皆不足據獲者坐取旌倚侯中又執以至乏坐偃旌如旌杠有九仞七仞坐而舉之偃之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宜從吳說

張爾岐云杠長三仞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脰之制注不言疑亦縫帛爲之其圓長若鴻項然也盛世佐云杠長三仞以下又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無物者所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

者謂縫帛爲之非上二得謂在其杠二得之上也與經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上字絕句非以周案旌杠之長蓋亦同此韜上二得四字連讀謂上二得用韜韜者五尺也諸說未是

鄭元云記大夫與士射耦少還亏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敖繼公云經言耦亏大夫射之禮在下則屈在上則伸似未必有此少還之儀也且侍射亏君乃還亏物尊君也大夫之耦亦不宜與君之耦同以周案敖氏議記非也記云少還亏物與侍射亏君還物一筈亦有闕鄭元云記大夫後出主人送亏門外再拜主人送賓還

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敖繼公云大夫雖多亦惟拜送其長而已鄉飲酒遵者之禮亦當如此方苞云眾賓出主人皆拜送況眾大夫以周案敖說誤

右鄉射禮

射禮通故五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大射儀篇目陳本闕本監本葛本俱無儀字釋文唐石
經徐本毛本竝有以周案篇目當依通例曰大射禮淺
人泥亏篇首大射之儀改題儀字或又疑而空之攷鄭
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
以觀其禮上曰大射下曰禮是篇目名大射禮也故先
鄭注射人引下曰畱上曰揚注射樂師引奏狸首闕若一
竝稱大射禮鄭注射人亦兩稱大射禮其一稱大射儀
者亦淺人所改也篇名不必與篇首同文如士昏禮之

篇首曰昏禮亦其一也禮記昏義之名不同篇首之昏禮聘義之名不同篇首之聘禮亦非盡如鄉飲酒義直用篇首之文也且篇內有曰如某儀又曰如某禮互文錯舉則篇首曰大射之儀儀亦禮也不必如賈公彥敖君善輩埶會其說

大射禮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張爾岐云射人宿視滌埽除濯漑又在將射三日之射一夕故云宿胡肇昕云射人無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為句宿視滌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濯此惟

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異于祭也以周案宿視滌承上宰夫為文賈疏已明六卿分職故經于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者射人即司馬之屬也張氏誤讀秦氏通考胡氏釋官沿之未察大宗伯及執事眡滌濯注云射祭日之夕則此宿視滌亦射日一日也

鄭元云小臣設席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弓其位後敖繼公云其餘猶在房以周案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云樹弓位後與燕禮異褚氏云燕禮弓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弓設賓席後即繼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復云司宮

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
注云樹之于位後褚說申鄭是敖氏又謂大夫繼而之
下當有西字要誤經云繼在西可知也又案天子大
射儀節大略與此經相同而設席則有異焉經言公席
于阼階上西鄉賓席于戶西南面而周官司几筵云大
射王位設黼依依南鄉則王席在戶牖閒賓不尋有
戶西南面之席蓋亦西階而東鄉矣
敖繼公云經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不著祝位
者與史異處其位自在門東盛世佐云大史與士旅食
者之位皆與燕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于干侯

之東北近其事也云東上謂與祝序也不言祝者為其
無事略之以周案燕禮祝史立于門東士旅食者立于
門西

敖繼公云要齎洗并酌椒此亦當酌膳云椒誤也姜兆
錫云燕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吳廷萼云上文
賓酹主人酌膳此主人自酹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
也敖說尋之以周案敖據燕禮吳據上文賓酹主人竝
謂當作酌膳今以鄭注攷之下節主人酬賓酌椒注云
椒方壺之酒也于此不注是鄭本作膳字
賈公彥云燕主歡故公拜皆再拜射禮主辨尊卑故直

云荅拜荅一拜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臣拜君法
二曰頓首平敵相拜法三曰空首君荅臣下拜後不爲
再拜敖繼公云經荅拜不言再文省方苞從賈疏韋協
夢褚寅亮從敖說以周案凡荅拜視先拜者獻醢之例
君先拜臣用空首拜臣荅拜手稽首臣先拜君用再拜
稽首君荅再拜燕禮公拜非皆再拜大射公荅拜非皆
一拜諸說胥失之矣詳燕饗門

鄭元云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亏西縣之北敖繼公
云蓋亦在西方以周案鄭注是相宜近其事
鄭元云洗盥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賈公

彥云鄉飲鄉射云太師則爲之洗餘工不洗是正主法
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曰辟正主敖繼公云盥卽觚也
不言觚者可知耳盛世佐韋協夢云下云一人拜受盥
則此爲之洗者亦僅太師一人餘工五人卽以此盥遞
獻之不別爲之洗以周案鄉飲鄉射竝云太師則爲之
洗是洗專爲太師也燕禮大射竝不言爲太師洗概曰
獻工是爲眾工洗矣下文云一人拜受盥通禮宜然非
謂爲己一人洗而拜之也禮眾笙不洗而鄉飲鄉射獻
眾笙亦云一人拜受盥是一人拜非爲己一人洗而然
也鄉飲鄉射主人洗盥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

人是三人之齋皆洗也而記云眾賓之長者一人辭洗
是一人辭亦非爲己一人洗而然也凡曰一人辭洗一
人拜受齋正見其禮不關亏一人也而必使一人主之
者通禮然也齋爲觶解通稱可不必如鄭說

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亏鼓北羣工陪其後鄭元云皆
立亏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北
也羣工陪亏後三人爲刳也褚寅亮云自堂而降則立
亏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亏東縣北安有立亏縣中鑄
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乎鑄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
容兩刳之坐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尤不待言張惠

言云此三人爲一刳也痔一刳太師少師上工後一刳
羣工也疏以太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有工二人誤以
周案褚氏斥敖張氏斥賈皆當
鄭元云爲政請射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方
荀云爲去聲言爲政典而請射主其事非指其人也以
周案政之言正謂射事具也鄉射禮云弓矢旣具有司
請射鄭不以爲政對弓矢具而以對有司故釋爲司馬
非

鄭元云工人士梓人司宮位亏北堂下賈公彥云南方
不見其位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盛世佐云

工人士梓人司宮皆下土其位當在土南以周案鄭義
為長

鄭元云命三耦取弓矢亏次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敖繼
公云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文省耳以周案凡拾取矢
取一个必還反位鄉射比三耦亏堂西拾大射比三耦
亏次不拾為次隘也總眾弓矢決拾皆在次敖說文省
非

鄭元云司射誘射由下物少退讓也卒射北面揖指亏
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為不背卿敖繼公云少退不敢履
下物辟君也北面揖為下射與君同物嫌也以周案此

皆異亏鄉射者也注義較敖為長如敖說三耦下射亦
履君物何以不少退三耦上射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
揖

鄭元云司馬師命負侯執旌以負侯負侯獲者也天子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為旌
敖繼公云旌謂翻旌鄉射記曰君國中射以翻旌獲盛
世佐云獲者大侯服不也周禮服不氏云射則以旌居
乏而待獲是也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之事亏天子射
鳥氏也周禮射鳥氏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挾
取之是也凡獲者所持謂之旌三侯之旌各不同大侯

之旌以析羽爲之記云亏郊則以旌獲是也參侯干侯之旌以襍帛爲之記曰旌各以其物是也以周案鄉射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負侯卽獲者一人也故去侯亦云獲者執旌許諾大射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及去侯則云負侯者許諾授獲者是獲者與負侯二人也盛說是已大射在郊以析羽之旌獲當以鄭注爲正鄭元云小射正授弓拂弓授弓當授大射正敖繼公云授當化受受弓者受弓有司也以周案下經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故鄭知授大射正拂弓亦大射正事敖說非

鄭元云賓降取弓矢亏堂西不敢與君竝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賈公彥云賓先降取弓矢卽升堂不敢與君竝待告君事畢賓降袒決遂乃更升賓亏此不卽袒決遂者去射時遠故也敖繼公云此言降不言升似有闕文郝敬云下文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卽持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非以周案經文三耦卒射之後云賓降取弓矢亏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二句文義直貫至節末而后卿大夫繼射句以明賓及諸公卿之降在三耦卒射後君將射時也賓降取弓矢亏堂西八字作一句讀蓋曰賓之降取弓矢亏

堂西也時公將射有負侯埽侯告射取決拾受授弓諸
事賓降堂西俟君事畢乃袒決遂執弓而升也下云公
將射則賓降適堂西復述上文明其降在公將射時也
云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明其俟君事畢
至此乃升也賈疏誤會經注之意謂降而取弓矢升升
而又降袒決遂甚謬郝氏申鄭勝亏賈疏鄭注不敢與
君竝句與下先待亏物北注不敢與君併同俟告句取
之以升句謂俟司射告射亏公之後小射正爲公取決
拾授弓亏大射正時賓亦可袒決遂執弓也
鄭元云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順放之

也隈弓淵也今文順爲循敖繼公云隈者弓之曲處也
順之者所以審其厚薄而諛其強弱也詳上而略下以
其上下之厚薄均郝敬云順卽拂也以衣袂順弓上下
兩隈拂之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右再拂下隈之背
一拂之以周案釋名簫附之閑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
鄭敖義通隈有左右之名無上下可言上再下壹以弓
言之經文有弓下取一个弓上取一个之分鄭注以弓
上爲弓表弓下爲弓裏弓表隈宛曲故再拂之弓裏一
拂可也

鄭元云公旣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

射也而先發不畱尊也敖繼公云云拾發以將乘矢則
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爲也鄉射與此篇亏
上耦之初射其文正與此同皆據下射而言足以見之
矣盛世佐褚寅亮從鄭韋協夢焦以恕從敖以周案燕
禮記云君既發上射還亏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此
公先發之證鄉射記云上射既發而後下射射拾發以
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明上射先發也此云公既
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公既發之
後明公先發也盛褚說是
敖繼公云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卒字

衍以周案卒謂束畢承上文小臣言小臣束畢司馬正
又撫而束之故下又有進束之文敖說非郝京山說進
束謂進所束之矢亏福盛氏亦駁之
敖繼公云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亏公如初如初疑
衍以周案初射時自阼階下請再射時升堂而後請如
初謂如其初射不如其再也敖說誤韋氏謂如初當作
公許更謬
鄭元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
右以將蕤亦因從賓敖繼公云入門入自闌東也入門
而不左不右卽東面而立變亏常位也以周案入門入

自闕東敖說是東面北上蓋近西階下敖說非
鄭元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亏解南司正為上司正射人
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
正略其位賈公彥云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
人執幕二人此云薦司正與射人亏解南不言其數又
不言司士與執幕者二人文不具敖繼公云射人即屬
之為司射者亦大射正也惟此一人與司正同薦與燕
禮不同以周案射人者大射正司射小射正之總名也
凡有事亏射者皆尋薦故總舉射人司正亦射人別言
之者以司正此後猶有事且為射人之上故別言之注

疏集說竝非胡氏云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
時有事者皆尋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
少故云一人盛氏云不言司士者以其為士中之尊不
可位亏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幕者為非士也兩說存
參

賈公彥云獻士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亏解南是獻士
訖又獻司正以下若然薦士當在乃薦司正上今此言
士尋獻訖立枉東方立畢乃薦不畢獻待司正薦乃薦
士也是以薦司正言乃者緩辭明司正以下薦在士後
也張惠言云司正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

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獻主人也賈疏非褚寅亮云以齒受獻薦則先士亏獻示同亏薦示異也以周案鄭注云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褚申鄭是賈疏非敖繼公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史蓋小史也太史釋獲臯已受獻以周案敖說是疏云太史失檢張惠言云疏以獻旅會西面授決太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會別亏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亏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以周案張說是

鄭元云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敖繼公云公不辭之而即荅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為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惟欲之命也盛世佐云賓亦在焉公不辭之以其非與君為禮也凡因受命而拜者公皆不辭其下拜敖說非五辭大司馬王長史其辭敖繼公云壹發中三侯皆獲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盛世佐云凡射必將乘矢因蕤而射亦然詩曰四簋既鈞是也敖氏以為惟發一矢非壹發者每發一矢也以周案

從敖說

鄭元云遂獻左右正亏阼階上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卽北面工遷亏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亏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亏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亏東則陪亏工後敖繼公云左右正與內小臣同獻意其亦爲內臣也胡匡衷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亏西工在東則立亏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亏西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爲小樂正故

言小樂正從之及遷樂亏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亏其南鄭氏之說亏經無所依據蓋因誤解左右正爲樂正故意造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耳以周案獻大小樂正不應在旅會後說詳職官門

鄭元云公入驚驚夏亦樂章也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驚者亏路寢無出入也敖繼公云入謂降而入亏內也褚寅亮云敖氏總誤以大射在路寢故以爲入內不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

右大射禮

鄭元云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

禮數中者尋與亏祭不數中者不尋與亏祭以周案射義所言宜分三項首言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亏天子天子試之亏射宮爲天子試畿外貢士之次言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爲天子黜陟諸侯之次末言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亏澤而后射亏射宮爲天子試畿內貢士之次射爲諸侯之射較諸射爲大故謂之大射大司馬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司裘大射其王及諸侯卿大夫之侯此卽大射射爲諸侯之義也大戴虞戴德云諸侯內貢亏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亏東郊

漢五行志春而大射以順陽氣

本此置離抗大侯規鵠豎物乃升諸侯之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此卽天子試畿外貢士之次其地則爲壇亏東郊而非在郊學其射卽試之亏射宮而不先習之亏澤者也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亏射宮射而中田不尋禽則尋禽田尋禽而射不中則不尋禽是以知古之賢仁義而賤勇力也尙書大傳亦詳言其制云凡祭取餘獲陳亏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鄉之取也亏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亏澤宮揖讓之取此卽天子試畿內貢士之次澤卽國君春田不圃澤之澤所

謂囿中是也射宮蓋亦築壇爲之澤之射尙勇力故司
弓矢云澤共射楫質之弓矢同用往體寡來體多之王
弓弧弓射宮之射尙揖讓故與試畿外貢士之法同以
容體比禮其節比樂爲賢申鄭注者謂試士之射卽大
射射宮卽郊學則大戴記爲壇東郊之文不明謂澤卽
辟雝之四面邕水則小戴記先習弓澤之義亦晦
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鄭元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弓獲也尙書
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弓蒐狩以閑之也凡祭取餘獲
陳弓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

雖中也不取鄉之取也弓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弓
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射之處非所弓行禮其射又主
中此主皮之射與以周案鄭意澤卽囿中其射主中用
主皮射澤宮澤之宮卽射宮其射主禮樂用禮射非謂
澤宮之射尙主皮也林樾庭駁之誤

注習射今本
作習禮誤

朱熹云禮言射畧中爲諸侯否則不畧爲諸侯此語難
信若有羿之能何以分別蓋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爲
取也故書曰庶頑讒說侯以明之或說大射者人君與
其臣飲酒而習射也其禮大弓賓射燕射故謂之大射
又等諸侯入覲當祭之時必無不助祭之禮如必射中

乃尋與亏祭則大宰不必贊玉幣大司徒不必奉牛牲矣揆之亏理多所未安以周案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而寓其法亏射是以諸侯君臣相與盡志亏射以習禮樂其所謂中不中者皆據容體比亏禮其節比亏樂而後言之也天子之大射射為諸侯也而先原其繹己之志以為某鵠者明射者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為某之鵠吾中此尋為諸侯不中此則不尋為諸侯其貢士之與此射者亦自念曰此鵠為某之鵠吾中此尋與亏祭而君且有慶吾不中此不尋與亏祭而君且有讓此皆平日諸侯君臣相與盡志亏射以習禮樂而后有此

各繹己志之效也鄭君云選士者先攷其德行而後決之亏射是則士之與射者固德行之選也尋與亏祭謂助祭所謂陪位者是凡祭祀若贊玉幣奉牛牲之類百官自有常職自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席也亏是射以擇之令其陪位且以明升用之意也家大人論語後案云酌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恣然也尚書大傳諸侯之亏天子三季一貢士一

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益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蓋以不嫻禮樂之士輕薦弓王朝其受讓削禮亦宜之

馬融云射有五善一曰和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顏五曰興武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射不主皮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朱熹云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皮革也記曰武王克商櫜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

此也以周案家大人論語後案云主皮之射能中的者又射不中的者遂黜之而不復射禮射時有再射之不貫不釋亦兼重中的然再射之勝與不勝皆預亏三射其三射時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卽不中的無罰故曰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釋禮之意如此朱子注是其說本諸劉原父七經小傳主皮非貫革說已見崙馬注主皮亦以禮射言周官五物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馬意五物爲遞進之詞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和而有威儀謂其比亏禮三曰主皮旣和容而復主皮故曰主皮亦兼取之和容四曰和容

從杜子春讀為和頌和頌興舞謂復比亏樂段懋堂謂
二曰和容和字衍未是凌次仲申馬義亦非
毛詩說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大侯君侯有燕射之禮鄭
箋云天子諸侯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絜術烈祖
其非祭與以周案王肅述毛孫毓申鄭具詳孔疏孫說
為長

鄭元云燕禮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如者
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
請先亏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
君與賓為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旻亦其異者也薦

旅會乃射者是燕射主亏飲酒以周案注云納射器而
張侯以下皆明其與鄉射異者鄉射先張侯亏納射器
之後繫其左下綱燕射至納射器乃張侯而并繫之也
敖氏申鄭謂納射器而張侯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
賓為耦皆言其與鄉射同非也經如鄉射亦大判言之
其實異者正多鄭注亦略舉其一二端爾司射之為大
射正見亏此經說詳職官門

鄭元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俟復射也不使大
射正燕射輕敖繼公云蓋卒射之事也記亏既發言之
未詳或有脫文郝敬云凡射侯同耦揖降發畢弓猶在

手惟君既發授人不俟同耦以周案大射儀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代大射正故鄭云燕射輕既發謂發一矢也郝云發畢非赦以此為卒射事遂疑記文要誤

鄭元云行葦詩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王肅說此養老為燕射孔穎達說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以周案此即司弓矢職之敝射鄭注敝射謂禮射及習射王制曰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曰習射上功習鄉尚齒

右射禮襍說

投壺禮通故

禮書第二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投壺立馬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陳祥道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轂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方慤云馬與算一也方其執之謂之算及其釋之謂之馬以周案馬與算異陳氏說是鄭注以勝算為馬亦不謂馬即算也算以籌為之馬如鹿中其形異釋算者舍其算亏地而不立立馬者立而植之釋算以明一耦之勝負立馬

投

一

以明兩黨之勝負其用異記云馬各直其算直當也算在鹿中之西馬又當算之西賓黨勝立馬亏右主黨勝立馬亏左其地亦異記云算多少視其坐數本不定其多或用八十籌見鄉射記以一耦言有八算見記文以一人言有四算見鄭注馬則合賓主兩黨止三而已故一曰三馬既立一曰三馬既備並不言四馬八馬其數亦異

鄭元云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尋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亏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尋慶也皇侃云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孔穎達

云投壺初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以周案孔疏是熊安生云拜時般還或可東西面相拜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孔穎達云般還曰辟者般曲折還謂之曰今辟不敢受言此者欲止其拜也以周案曰語魯與吹粵越聿諸字皆通般還曰辟卽所謂還辟不敢答拜也舊疏迂曲

鄭元云順投矢本先人也比投不拾也孔穎達云比頻也呂大臨云矢本人則本末之序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不如是不釋算陸佃云比投引手就壺使入後世投壺坐欲四縣恐其比入也以周案陸說非

鄭元云司射釋左右算如數射算孔穎達云鄉射禮文
一純以取實亏左手者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
別而取實亏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謂
委之亏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滿十雙則東西縮為
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
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亏十純之西南北
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惟有一算則縮
之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汰若數左算則
異亏右算總斂地之算實亏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
地滿十則異之其他所縱所橫如右獲司射遂以奇算

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也勝者
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數則云又純也若有奇
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賈公彥云注假如右
勝告曰右賢亏左若干純若干奇若干者數不定之辭
凡數汰一一已上尋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
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而衍也朱熹云孔疏勝亏賈
疏然九算宜曰四純一奇凌廷堪云數左右獲雖有亏
地亏手之異而其先直別次橫別又次復直別則皆同
也蓋古九數布籌別位之本汰如此以周案孔疏九算
則曰九奇從鄭鄉射禮注為說朱子以為宜曰四純一

奇則用賈疏然賈自勝亏孔

陳祥道云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亏尊長主人之亏客必親洗而酌焉與此使酌者異以周案使酌行觴以賓主黨之敵者言其或勝者降等自宜親洗親酌少儀云客亦如之謂降等之客陳說非

鄭元云勝黨之弟子亦酌尊亏豐上陳祥道云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用豐爲鄭云尊豐亏經無見以周案投壺之禮多如鄉射彼文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尊亏豐上鄭

云亦者亦鄉射也少儀云侍投不以角不以角則以觶矣以觶則亦尊亏豐上矣侍投亏尊長且然而謂凡投無用豐爲謬矣且侍投以觶不以角凡投以角亦以觶大戴投壺禮奉觴佗奉觚觚當爲觥觥卽觶字鄭駁異義云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佗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佗觚耳據此當歛奉觥則凡投亦以觶矣

鄭元云壺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尋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尋求其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朱熹云經言

其所容止斗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乃僭以方體言之此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然知僭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亏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斯爲失之疏家依違其間訖無定說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亏正方之外則四面各昇二釐五豪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方壺則其

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僭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尋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亏五寸其廣雖不減亏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以周案容斗五升以全壺言故其文在壺頸腹口之下大戴禮云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修五寸壺

高尺二寸亦以全壺言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合之爲高尺二寸其受斛五升謂尺二寸所受也鄭注專以壺腹五寸言本難盡信孔疏所衍之數亦非鄭意
孔廣森云何氏解詁曰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然則此壺腹亦方斛五升積二百四十三寸以修五寸除之開方求其腹徑近七寸也以周案受斛五升以全壺言大小戴本文可玩孔云此壺腹方口圓與舊解異其說受斛五升仍沿再譌

鄭元云魯辭擊鼓之節圓者擊鼗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

壺射之細也射謂莢射孔穎達云每一圓點則一擊鼗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陸德明云○鄭呼爲鼗也其聲下

其音榻榻然榻音吐臘反

今本誤茲依臧氏校

陸佃云魯投壺之鼓多

鏜鏜然鏜音吐郎反

辭投壺之鼓少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以周案士冠禮

載醴醢二法鄭注以爲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

辭鼓之異于魯亦行其舊俗之禮故並記之記曰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爲舊俗所行自有所受之未可輕斥也

鄭注上文令辭謂繫以魯辭禮衰乖異似屬未當陸輿

師直以爲同異姓之定制尤誤魯投壺之鼓雖多于辭

辭射禮之鼓又多亏魯以鼓多為崇宗親其何以解射
禮又案據疏圓點方點之文○宜佗●□宜佗■皆
實其中據釋文以榻榻之音釋○鏜鏜之音釋□則虛
其中而不實矣○音不可攷以榻榻之音求之蓋讀若
沓射禮韜指之○詩謂之鞞禮經謂之極皆其音近字
□古文方字說文佗□缺其右旁以別四方之□其實
同字釋文以鏜鏜釋□亦取其音近爾古人圖畫皆有
溪意非漫為之陸氏之言當有所本
鄭元說賓黨主黨皆與亏投壺下文魯鼓辭鼓二者記
兩家之異故兼列之方慤云魯辭之鼓既異而傳聞者

又異故記者兩存之以周案篇末所載魯鼓辭鼓厥上
賓黨主黨為文上文圓方之圖為賓主之節此節圓方
之圖為賓黨主黨之節記既述魯辭兩家賓主擊鼓之
異故兼列其賓主黨之別合讀鄭君二節注其義自明
孔疏未詳方說更鑿

投

受業通州孫倣
子家璵全校

七

朝禮通故

禮書第二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
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杜佑說周制天子有四朝一
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佐三
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大僕正其佐四曰詢事之朝小
司寇掌其政陳奐說內朝行燕禮亦曰燕朝外朝為治
事之處九卿九室在焉亦曰治朝天子諸侯皆二朝從
鄭仲師說以周案詢眾庶之事大故小司寇掌之槐棘
聽訟之佐小故朝士掌之其實同為一朝杜氏分為二

誤治朝對蕤朝言曰外朝對詢眾庶之外朝言亦曰內朝玉藻所謂內朝文王世子所謂外朝皆為治朝故後鄭云治朝兼內外之名而與詢眾庶之朝實別鄭仲師朝士注合之為一亦非天子諸侯皆三朝詳賈孔疏鄭眾云朝士掌外朝之治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鄭元云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闔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尋入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賈公彥云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杜佑云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戴震金鶚說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宜在庫門內矣以周案蕤朝在路門內治

朝在路門外舊說皆同詢眾庶之外朝仲師說亦在路門外康成說在庫門外其注小司寇又謂在雉門外康成五門之次曰皋庫雉應路雉門為三門詢眾庶之朝在三門外小司寇注是但天子宮門亦止三門三門亦謂之大門說詳宮室類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亏朝公皮弁迎賓亏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至亏朝之朝即外朝也賓自外朝入大門始與公會公拜其辱如仲師說外朝在路門外則賓皮弁至朝已入大門與公會矣何待大夫納賓賓始入門乎仲師之說不足據也外朝之地貨賄人民六畜可以委韋藩木槌可以

過韋注國語云韋藩韋蔽後木槌木檐也江慎修以韋藩木槌為車因謂外朝民車可以往來金氏駁之云朝門之外不尋乘車往來過之必下所謂大夫士下公門也庶人雖富不尋乘車故以木為槌以韋藩之載貨物以康成以雉門為中門閤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內不尋有外朝以破仲師是已但中門實非雉門聘禮云公出及大門內閤君賓對司儀云及中門之外閤君客再拜對兩文相同中門外即大門內則中門當為應門閤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器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宮謂宮門即大門序官曰閤人王宮每門四人則大門亦有閤人幾察矣外朝當在大門外戴金兩說皆與聘禮之文相達杜說更

悖

魯語云天子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韋昭云自卿以下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陳祥道及金鶚等說卿以下有二朝內朝在寢門內外朝在寢門外萬斯大說大夫私朝即正寢非別有外朝如果有外朝以業君之官職則并有謀政于私朝乃其常分孔子曷為以其事抑之可知敬姜之語從僭後為言非先王之制以周案內朝之名有三自詢眾庶之朝言之治朝為內朝自治朝言之燕朝為內朝自后夫人內宮之朝言之燕朝亦外朝

聽內職者謂之內朝茲云合神事亏內朝謂后夫人之朝春秋傳所謂內宮之朝西宮之朝是也有祭祀則朝之則卿以下合家事亏內朝亦所謂合神事之朝也而當時庇家政亦朝之公父文伯之母婦人故以內宮朝與治事朝對文分內外上文云季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下文又云外朝內朝皆非吾所敢言則在其朝弗應為外朝及寢門弗應為內朝矣外朝弗應曰其朝為康子合官職之朝則及寢門弗應之內朝為內宮婦人之朝可知矣外朝在外寢之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既服乃出指私朝出謂出

至庭也內宮朝在外寢之內內寢門之外故國語以及寢門弗應為內朝非敢言及寢門謂內寢門入內寢門為婦人燕寢矣故下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如韋氏說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何必至公朝且傳當以私朝公朝為文不尋以內外言如陳氏金氏等說寢門弗應仍屬外朝之依寢門之內為內朝非婦人治業之所且入內朝而斷斷議論尙尋曰非吾所敢言乎近之申韋注者如宋弓庭據尙書鄭注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後之取法弓葺是大夫外朝在國門胡竹村據考工記外九室鄭注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處以爲大夫外朝在君治朝之左右皆與國語本文不合不復詳錄

鄭元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庭治朝路寢門之外廷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萬斯大云路門內爲路寢卽內朝也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別無朝堂江永云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伋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之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燕朝在路寢堂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或說治朝無堂燕朝外朝有之鄭注橐人云今司徒府中有

百官朝會之殿以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此爲外朝有堂之證以周案三朝皆不在堂故古人祇稱朝廷不稱朝堂曾子問曰雨霑衣失容則廢朝尤爲朝不在堂之顯證爾雅兩階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伋指燕朝說門屏之閒謂之伋指治朝說燕朝君立兩階南鄉治朝君立路門外當伋惟覲禮不下堂與此別也江說治朝是燕朝非燕朝當在路寢庭孔子攝齊升堂爲圖事非爲朝鄭注聘禮君與卿圖事云謀事者必因朝謂因朝而圖事也朝自朝圖事自圖事特相因云爾非朝在路寢堂也或說要誤

鄭元云司士正朝儀此王日視朝事在路門外之佐司士擯詔王出揖朝者王揖之乃就佐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立處以周案記云天子當白而立爾雅云門屏之閒謂之白荀子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司士詔王出揖孤卿大夫士又還揖門左揖門右是則當白者當之也非卽白也王出揖孤卿大夫士時在路門外屏之南其南北以當白爲節東西以負屏爲節故揖門左揖門右特箸王還之文如孫說君立在門內則門左門右之揖不必言還且禮家舊說天子外屏立亏門屏之閒幾亏面牆并不克與諸臣覲見矣詳見宮室門

鄭元云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公彥云九室在路寢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惠士奇云九室在九棘處戴震云九室蓋在朝門之外以周案九室爲治朝外九卿朝其屬吏之處對公朝言之亦稱私朝對大夫家朝言之亦稱公朝韋注魯語卿以下內朝外朝雖誤而以卿朝九室爲公朝是也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指此若在治朝族談有禁

鄭元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江永云以漢大會殿擬古

未當外朝燕宮室

鄭元云燕禮公升卽佗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賈公彥云儀禮內諸侯有燕朝有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佗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佗同天子射朝與正朝佗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佗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江永云諸侯之朝以阼階南西面之佗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于王朝也金鶚云朝佗之最尊者北面其

次東面其次西面諸侯朝佗卿北面有孤者亦然大夫東面士西面以周案公卿大夫朝見其君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君指之乃就佗此通禮也佗卽司士所正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之佗與射人職所言同鄭注射人引燕大射之文爲射人但記射佗未及其始入門時公卿大夫有北面東上之立故據禮經補言之明天子大射亦當然也注司士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指之乃就佗此以天子射佗與朝佗同射時未就佗南公卿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又約燕大射禮文補言之明始入門右

皆北面爲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亏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位也賈疏非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坐之諸侯無三公有孤卿孤卿視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西面其士東面一同天子正朝之禮其與射位或同或不同者以天子大射在郊之學宮制如明堂故射位尋同正朝諸侯大射雖在郊學而制如路寢故射位不同亏正朝而同亏燕也燕大射禮並云公在阼階東南南鄉觀此自與朝位有別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此則下爲卿位在治朝中廷

北面也大夫位在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位在東中廷北面爲尊賀循說三公北面屈之賈公彥說諸侯在朝皆北面屈之從三公位在非其列廷之左右者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天子之朝禮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兩不相妨江氏說西面尊金氏說東面尊皆非聘禮授幣受命諸節皆在朝其時使者北面重其事也亏卿大夫皆云西面北上依朝位而立也金氏說大夫東面尤爲鑿空無據金氏又謂射人所掌之位與司士同是朝位之法非射位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此說亦非

天子曰視朝無摯射人詳言摯明是其佗爲射佗
鄭元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
乃就佗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登在其佗羣士佗東面
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金鶚云天子治
朝之佗羣士分別東西而遠處亏孤卿大夫之下不與
竝列司士云士旁三揖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
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
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左氏傳云三揖在下知其遠在孤
卿大夫之下如鄭注羣士佗東面偏在一方左右不稱
以周案此鄭約蕤大射禮爲文明公孤卿大夫始入門

時皆北面不登卽佗故王尋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
方不正對王故王必旁揖之如金氏說朝佗必來其稱
則卿大夫亦宜分爲左右且左氏傳三揖在下謂卿特
揖大夫旅揖士旁揖也先鄭注是服注謂士揖時揖天
揖亦通亦不尋如金氏說

孔穎達云蕤禮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
然諸侯外朝無三公及諸侯當同蕤禮大射之佗以周
案天子外朝之佗見朝士職其與治朝不同者爲外朝
三詢有五等諸侯故其佗與治朝異諸侯外朝無諸侯
自當同亏治朝之佗孔疏說諸侯治朝外朝一如蕤大

射之佗皆非

鄭元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賈公彥云與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為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賓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特見之江永云大僕王視燕朝則壽正佗掌摯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隅耳非謂燕朝專為此也燕朝同異姓皆尋入金鶚云燕朝並燕異姓皆公族燕禮所言並非朝佗以周案凡圖事在燕朝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其佗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燕朝之佗也君

與卿謀聘事亦在燕朝是鄭本不謂止圖宗人嘉事已也顧命入卽佗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卽佗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燕朝之佗與諸侯同鄭又注曲禮君子下卿佗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佗路門內為燕朝燕朝之卿佗本不止公族其佗仿燕禮故謂之燕朝朝亦不止宗人也金氏謂燕禮所言非朝佗本誤然諸侯朝禮士旅指燕禮公不指士朝禮君在兩階閒謂之鄉燕禮公在阼階東南南鄉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鄭注言燕朝之佗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阼階東南之文亦以此

孔穎達云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金鶚云凡朝伋必左右竝劉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伋宗廟必序昭穆則內朝亦必序昭穆可知昭東面穆西面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北上省文僂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也以周案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于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伋故同姓在西方東面云則東面北上者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若朝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覲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面北上不尋東面覲禮所

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尋東面者為燕朝卿大夫之伋在東方有定制公族不尋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孔疏循文立說不能詳其義遂致金氏之疑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伋金云如內朝顯與記違

金鶚云爾雅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伋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有階也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燕堂則亦燕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治朝外朝既燕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伋必內朝也以周案金說

是書顧命所記皆路寢事其云入卽伋卽燕朝禮也王由賓階躋爲王伋在堂之兩階間也卿士邦君卽伋不云躋階爲人臣之伋在中庭左右也管子君臣上篇云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饗天子路寢如明堂南設三階君立三階之上南面受饗其臣分列中庭左右而朝也舊解庭廷不分中庭左右之伋誤以治朝之左右當之不知治朝中廷自有伋何尋偏指左右爲說中庭之左右謂之伋正明內朝之伋分列東西無中庭北面伋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亏西方東面北上其伋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旣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

皆少進北面其伋仍在中庭之東非正中庭燕朝之伋蓋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伋以始入門之伋言其注聘禮云卿西面以揖後所就之伋言兩注若異以燕禮文參之自通

包咸說論語過伋過君之空伋鄭元說過伋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伋以周案卿大夫亏公未出揖之先同立門右北面公出揖卿就西面北上伋大夫少進就庭右北面伋所謂公揖之乃就伋也鄭注論語過伋以臣伋言與下復其伋同過伋之伋卽卿大夫門右北面同立之伋復其伋復其已所立大夫北面之伋二伋之分別

惟鄭注最明邢申包注以門屏之間疏之是以中混佐也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中中庭之左右謂之佐經云過佐升堂為將聘圖事之朝朝亏內朝詳聘禮門孔安國云攝齊升堂衣下曰齊攝齊者攝衣也劉台拱云曲禮兩手攝衣去齊尺謂即席也亏升堂未有言攝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攝衣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史記沛公輟洗足攝衣正義云斂著也戰國策攝衽抱几既抱几能攝衣乎弟子職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攝衣以周案諸言攝者皆謂

以手整斂之也既攝衽乃抱几既攝衣乃其盥初非一時並行劉氏此說焦理堂力駁之

鄭元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私朝大夫家朝揖其臣乃行孔穎達云輝光儀也吳澄云輝如謂昧爽之際光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光顯著也江永云輝如即詩板向晨庭燎有輝以周案周官眡衽十輝注輝朝日炤也管輅答劉邠云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私朝之容如日輝時登車之容如日光時此為公邑大夫特朝言而在國大夫先私朝後公朝亦見亏此凡私朝一揖即登車未暇聽私政也公朝辨色始入君日

出而視之卿大夫之私朝先亏公朝者逸尊之義也其聽政又在公朝退後者急公之義也自卿大夫朝私臣聽私政二者不分或據玉藻此文以為聽私政亦在公朝之先或據魯語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以為私朝在公朝之後皆非也江氏主先私朝後公朝之說又嫌昧爽私朝與辨色入公之文相戾故釋為向晨庭燎之輝亦未足據玩節首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數語本文所言實為邊邑大夫特朝而言非在國卿大夫日朝之禮也邊邑大夫遠或數十里即板未央私朝亦恐不及辨色而入況向晨時乎若卿大夫與知

國政者皆就宅亏國中周官謂之國宅其私朝在國宅不在采邑鄭注書賓亏四門據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以為卿士私朝在國門亦謂其宅有在國門爾私朝即在國門昧爽一指即入公門義自尋曰辨色始入亦何必指庭燎為言也

鄭元說論語端章甫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也皇侃說周諸侯曰視朝之服衣緇布衣縗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曰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故也賈公彥云對文元端有纁裳元裳襍裳朝服緇衣而縗裳但六人為元七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元是以縗文言之

朝服亦名元端論語端章甫以端是正幅也非直服名
端六冕亦有端稱禮記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正幅亦
名端也以周案端可謂之朝服不尋以爲元端鄭注誤
詳見服制門

孔安國說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朝服皮弁
服朱熹云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以周案禮告朔皮弁
服卒朔而朝乃服朝服二服有別詳服制門當時列國
禮廢君臣遇月朔或一用朝服或一用皮弁服玉藻孔
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爲服朝服以聽朔者言
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爲服皮弁而朝者言記者反復

記此正明二服之有別不可誤用也孔注本後人僞撰
不足據家語云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亦王肅
肥改也朱子致仕之說本諸范氏但經不箸致仕之文
何由知此爲致仕之吉月且范氏謂旣告老猶月朝亏
君是意重在朝當記亏君命召之後方爲以類相從今
乃與衣服之制連敘明是爲朝服記不爲朝記也金氏
說此詳矣

受業通州孫倣
子家辰全校

聘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春秋繁梁傳說天子使人聘諸侯非正也啖助趙匡說諸侯之亏天子有朝貢亦無聘以周案天子有下聘諸侯禮諸侯有上聘天子禮具見周官兩說並鑒異義云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罔罔以喻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罔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元無駁以周案據小行人文朝覲宗遇會同為諸侯事君之禮存覲省聘罔為天子報臣之禮古者王亏諸侯不純臣故有覲聘周官既明箸之春秋亦無

聘

一

貶辭公榮家言未可據也何注公羊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請臣受之亏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亏凡聘也又何害焉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萬氏申榮梁義以爲諸侯亏天子曰聘天子亏諸侯曰問與大宗伯時聘曰問亦違

鄭元云時聘者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黷爲小禮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季以周案大行人亏朝覲宗遇時會殷同之後曰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小行人釋其義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則大行人所謂朝覲宗遇時會殷同爲諸侯事君之禮殷覲時聘爲天子報臣之禮玩以結好以除慝之文義明是天子遣使主其事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玩視與問之名義亦非諸侯所以施天子典瑞云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炎圭以易行以除慝結好除慝之圭掌亏王朝則時聘殷覲之人斷屬王臣而非諸侯之使尤可知鄭注典瑞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鄭意大行人知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其義殊曲

首言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賓卽朝覲之諸侯大

客宜為聘覲之諸侯使臣其實大客之儀自對下大國之孤諸侯之卿來聘高者而言若諸侯使大夫來王所可曰聘不可曰覲問覲視問存尊者施卑之辭也鄭注一服朝義詳覲禮門

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王制云諸侯之弓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元云聘義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以周案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

五歲徧省此天子聘諸侯之禮也大客之儀有大國孤諸侯卿聘高饗食之數此諸侯聘天子之禮也又云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為諸侯之邦交禮聘義云天子制諸侯亦謂天子制此諸侯邦交之禮使之相厲也禮家又據天子聘諸侯禮以擬諸侯之邦交以為大行人聘曰時聘猶此歲相問也覲曰殷覲猶此殷相聘也又曰歲徧存三歲徧覲以例諸侯之邦交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禮或然也而五歲徧省省為問問諸侯之別名非謂朝也見鄭注或又比附其義而云五歲一朝鄭注聘義引大行人文以證弓王制直斥為霸制

鄭元云歲相問殷相聘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亏
殷朝者及而相聘也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
子如齊殷聘是也賈公彥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季一大
聘此不云三季而云殷者欲見中閒久無事及殷朝者
來及亦相聘也先鄭說殷聘以春秋傳者服彼注云殷
中也自襄二十季叔老聘亏齊至今積二十一季聘齊
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季數不相當引之者季雖差遠用
禮則同也以周案大行人時聘殷覲注云時聘者無常
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覲謂一服
朝之歲以朝者少又服諸侯使卿以聘禮來覲此釋殷

相聘為亏殷朝者及而相聘意與上同胡竹村申此注
云亏朝之中及時相聘不使疏數非鄭意也鄭意諸侯
聘天子不敢黷為小禮故小聘無常期大聘則在一服
朝之歲一服朝在元季七季十一季是有常期矣諸侯
之邦交經云歲相問是問小聘有常期經云殷相聘聘禮
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是大聘無常期蓋鄭注周禮時以
聘義與王制所言同為文襄霸制故置之不用而引先
鄭說殷聘如昭九季孟僖子之如齊以證其說其後注
禮記以聘義所言可通亏周禮引大行人文以比附之
而亏王制終不可合則直斥之疏家乃偏引聘義王制

以申鄭義宜其彌見膠輅也

鄭注禮記在注周官後說詳襍著中

鄭元云小聘曰問不膏有獻不及夫人記貶亏聘所以爲小也獻私獻也盛世佐云膏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遣主君也其別有二膏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所而巳一也膏君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膏而不獻小聘獻而不膏輕重之塗也以周案獻與私獻異獻者聘君之所遣也私獻者聘臣之所具也鄭注訓獻爲私獻非大聘有膏而或兼有獻獻爲獻君而或兼及夫人小聘不膏有獻獻亦不及夫人此其塗也經云有獻不及夫人正明大聘之獻有及夫

人也盛說亦未是

鄭元云假道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塗也常塗者上賓上介牲用太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亏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亏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李如圭云言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薪且獨上賓有之耳李心傳云賓太牢則介不尋用太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胡培翬云經文云上賓太牢積唯芻禾是專言餼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眾介言也二李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筥米亦與經不合又

謂上介眾介皆有芻禾攷主君歸饗餼士介無芻禾豈
過邦餼賓反優亏主國待賓之禮耶以周案假道致餼
鄭以君歸餼及大夫餼賓二禮約言之李胡諸說依據
本文要勝舊注過邦假道為諸侯禮賈疏云天子行過
無假道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亏宋遂假
道亏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
聘同

鄭元云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償耳侯伯之臣致
館亏庭賈公彥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償此亦然
也敖繼公云聘禮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與周官異吳
廷芻云郊勞有償致館如初儀亦有償矣以周案觀禮
賜舍償之聘禮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
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償之是不償也鄭君此注亦以聘
禮決之吳說未是凡諸公相為賓及其臣之為國客致
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
也不償耳明主國亦有束帛特賓不償使為異耳疏云
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敖氏解聘禮不用本
疏而用司儀疏以為兩經有異非也司儀諸公之臣郊
勞致館皆登堂鄭彼注云侯伯之臣亏庭敖云門外亦
非

賈公彥說諸侯遣使聘王國有用幣致館而無饋褚寅亮云諸侯來朝天子賜舍無幣豈反加厚亏陪臣乎以理揆之王之賜舍亦如侯氏無幣而陪臣則不敢僨王使以辟其君也

鄭元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亏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賓登堂也侯伯之臣受勞亏庭吳廷萼云下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齎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致積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以周案鄭注據聘禮而言經云亦如之者明其

大判若此非一一同也下致館如初之儀同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高禮高有庭實告請有言無庭實鄭及服虔說竝同亦非一一如高禮是其例

周官掌客設殮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簋十侯伯簋八子男簋六皆陳饗餼其灰牢如殮之陳聘禮陳饗餼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簋六上文設殮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同則簋十四簋四又聘禮致饗餼亏賓醢醢百甕米百筥掌客子男甕筥八十聘禮賓壹食再饗掌客子男一食一饗聘禮燕燕無常數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賈公彥說掌客所言是君禮自上下爲筵

聘禮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竝子男少亏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以周案禮或損之而益其類固多但掌客所言多與禮經不合豆鉶之數鄭注已多補正矣四又鄭注聘禮云賓餼之牢禮萬斯大云聘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說者謂饋之牢禮米禾薪芻之屬曰積攷聘禮賓初至館宰夫致殮是一積也聘之日使卿致饗餼是二積也此所以其其在館之積也臨行當更有饋遺以其其在道之需是三積也注疏見聘禮不言積因謂出入三積專指待上公之臣儀禮是待侯伯之臣故無積然則致殮之禮餼腥凡二

牢米禾皆二十車而薪芻倍之歸饗餼之禮餼腥餼凡五牢米禾皆三十車而薪芻倍之獨非積也邪以周案司儀掌客諸職致積之禮與致殮致饗餼皆別言之又曰致殮如致積之禮致饗餼如將幣之儀則致積不關殮餼之數可知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而聘禮無致積之文鄭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此說自不可破萬說非

鄭元說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再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太數如此也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下云遂行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太賈公彥孔

穎達說又積三問再勞來去皆有此數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以周案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為言從至

孫希旦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又云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齎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又等之臣為客皆有積可知矣又大行人上公出入又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則諸公之臣三積侯伯之臣二積子男之臣一積也以周案致積致殯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殯如致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

大夫致而微者直陳其禮謂之設聘禮宰夫朝服設殯記云殯不致賓不拜謂不用致禮非無殯也侯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殯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又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直使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殯同賈疏以有束帛謂之致不用束帛謂之不致侯伯之臣不致積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非亏道全無積此說甚通其據束帛言之者用鄭殯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士或說侯伯之臣無積或說侯伯之臣亦致積皆非孫氏二

積一積之說亦無據

大行人云上公介九人擯者五人諸侯介七人擯者四人子男介五人擯者三人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鄭元云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出聘之數也賈公彥云聘禮五介是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上公之臣公會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又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以周案諸經各舉一邊注疏互相推闡是已聘禮郊勞賓揖先入受亏舍門內注云不受亏堂此主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亏堂是鄭固

以聘禮所言爲侯伯大聘之禮矣

鄭元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孔穎達說凡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李如圭云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自相待擯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己擯數以爲己國待賓之擯數也敖繼公云經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齎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亏天子也以周案鄭意來聘之介數旣以齎等分多寡則主國擯

數亦當依蠶等而殺之但據經文上擯承擯紹擯似止
三人聘義文同又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
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
則主君擯宜三人矣敖氏此說不為無見存參先鄭注
司儀以為擯九人不足據
鄭元云賓出次直闌西北面上擯在闌東闕外西面其
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
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
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
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背賓至末介上

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比揖而請事還入告亏公
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
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
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
賈公彥云注云西北東面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
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
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邪陳也云各自次序而下者賓
之介從南向北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從承擯向南
上次下至末擯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云揖賓俱背者謂
上擯入向公背北面請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背擯者

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
去亦三丈六尺褚寅亮胡培翬說注謂末介末擯旁相
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
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若
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
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
與末介末擯相去同故注云亦也以周案旅擯交擯之
傳命不傳命先後鄭注不同說詳觀禮門此注公之使
者七十步云云明賓出次而後與上擯闌東闕外遠近
相去之位又云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明諸擯成

列而後與介遠近相去之位此以南北言其地衰對故
不直言擯介之相去而曰旁又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
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明上擯指賓俱與與賓遠近相去
之位此又以東西言故復舉其相去之數而曰亦賈疏
于此既未分明作圖者直以末介正對末擯誤矣鄭注
又言天子諸侯朝覲命介紹傳命之異而云此三丈六
尺者明介紹傳命其相去遠近亦如旅擯故于此總言
其義蓋古人傳命聽命約以六步爲節六步之內言可
以聞也故此注竝云三丈六尺還玉節大夫升自西階
鉤楹賓自碑內聽命蓋亦不出六步

參見宮室門

賈疏不明

茲義因謂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云此三丈六尺者卻計壽云相去一似朝覲之末擯與末介位相連接無三丈六尺之閑要誤
鄭眾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鄭元云三辭辭其以禮來亏外也江永云旅擯三辭謂上擯以君命請事亏賓賓對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二辭也主人又固辭賓又對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聘禮不言三辭文不具耳如注疏說一請事卽納賓豈可如此簡略以周案司儀將幣三辭三讓並言禮器釋其義曰七介以相見也

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禮經言三讓不具三辭聘義補其義曰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當作大門云鄭解三讓傳命之節正當聘禮賓至主人請事時也大門主人請事之時云廟門誤是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已則三讓之不辱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據鄭此注傳命壽之三讓卽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卽用鄭此注以爲說其不曰三辭而曰三讓者敝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不及先鄭注兼賓及擯者

為賅擯者三辭辭其以禮來賓三辭辭其以客禮待己
如江氏說三辭為三陳說不合辭讓解非其義胡竹村
取其說亦未審

賈公彥云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
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與
聘禮介皆入門左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
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耂相君禮
須入故言之臣相不耂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
同也以周案聘禮自及廟門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
左北面西上至公側授宰玉楊降立止此行聘也行聘

介及眾擯皆入門故曰介皆入門左時賓執圭圭璋特
逢故不言幣自擯者出請賓楊奉束帛加璧高至公側
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止此行高也行高之時介及
眾擯皆亏賓降時逆出惟上擯入故曰擯者出請入告
擯謂上擯高用束帛加璧故曰受幣司儀所言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指行高言故曰及將幣將幣惟
上相入與聘禮文本符合所異者聘禮主侯伯之臣言
見鄭其聘高同在一日之內故高幣陳于廟門外賓之
行高止有入廟事無每門禮司儀主諸公之臣言其聘
高仿朝禮必在異日故將幣有三指每門諸儀賈疏誤

以司儀將幣事爲行聘禮宜其齟齬不通胡竹村遂謂
二經歧出當闕不必求合是亦過矣張皋文高圖介皆
入門左沿賈疏之誤又案夏弢甫說聘禮相皆指擯
者言無有以介爲相者上擯近君相禮故又別之曰君
相以殊亏眾相也此說亦似是而非司儀亏諸公相爲
賓曰上相以別眾相亏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曰君相以
別客相如以君相爲近君相禮之上擯豈眾擯非近君
相禮者乎

敖繼公云聘禮反命曰受幣亏某宮則是不在太廟矣
以周案太廟僂廟羣公僂宮別辭也渾言之宮廟通辭

故他邦之太廟亦可僂之爲宮何注公羊云朝聘受之
亏太廟曰某者指所聘之國言敖說非

包咸云論語執圭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永
云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
誤矣集注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
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
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高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
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亏命圭矣以周案聘
圭與命圭不同江說是諸侯執封圭以朝王兩君相見

亦用之使卿大夫聘則執瑑圭璋璧琮玉人所謂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是也賈疏云言八寸者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是各降其君之瑞一等也其纁命圭三采三就聘圭三采再就二采一就亦有別

杜預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曰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以周案辭玉禮固有之聘禮擯者入告出辭玉此所謂禮辭也杜注以為不欲為好誤

鄭元云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

琥以繡璜以黼六幣所以高也又等諸侯高天子用璧高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高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當云圭璋特達亦通亏此其亏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聘義圭璋特達亦通亏此其亏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亏諸侯則高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高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類聘亦如之以周案據小行人文琮用錦聘禮高夫人元纁束帛加琮不用錦說者以為避高后其實旅幣無方小行人亦言其大較耳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闕可也謂各隨其所

有以相闕代也琮之用帛正同此例又聘禮高君束帛

加璧高夫人束帛加琮皆有庭實皮則攝之戴記云圭璋特達束帛加璧亦與小行人文不合鄭注小行人云高用璧琮皆有庭實以馬若皮據聘禮文通之見本文亦指其大較爲言是已又云二王之後尊高用圭璋而特之此據戴記文通之竊有疑焉聘義圭璋特達專指聘言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不言束帛馬皮其證也若用之亏高雖圭璋亦不以特達故周官有六幣之文凡高必有幣以加圭璧尙書曰高多儀通禮然也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亦有束帛離皮非一用圭璋卽無幣也鄭注蓋泥 又案圭以馬璋以皮馬皮

皆陳亏庭不上堂而先之以圭璋將禮故老子曰拱璧先駟馬杜注左傳謂魯賄荀偃以璧馬先鼎非

服虔云高覲有璋高獻也杜預云高饗也臣爲君使執璋以周案據聘禮圭璋用亏聘不用亏高據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是圭璋亦有用之亏高也左氏傳高覲有璋與小行人文合鄭云二王之後尊故高用圭璋是也正義云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高禮獻國之所有覲見也謂行高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服氏訓高爲獻義同鄭氏先儒杜注破高爲饗誤饗亦當用璧琮禮人之玉與禮神異禮神首璧

琮次圭璋

見大禮宗伯

人首圭璋次璧琮人臣出使之玉與

在國異在國君執圭臣執璋

見顧命

出使之玉見君以圭

見后夫人以璋杜氏說出使聘覲同亏在國朝祭禮亦

誤

鄭元云論語言禮有容色言獻也既聘而言用圭璧有

庭實江永云言禮用圭者惟二王後言天子鄭小行人

注云其亏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言

必無用圭之事邢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以周案

江說是

舊說言禮有容色謂言獻之禮孔廣森云言與禮為二

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既聘乃言既言乃禮既

禮乃私覲以周案聘禮記誌容儀與鄉黨文合云及言

發氣焉盈容即此所謂有容色也而受禮之容色則無

文是鄉黨言禮止言行言之禮爾說詳金氏禮說

論語入公門過位升堂復其位舊說是平時路復聽政

之禮劉台拱據聘禮鄭注引論語文以為行聘鄰國之

禮陳壽祺據士相見禮賈疏引論語鄭注以為將聘圖

事之禮宋翔鳳又以為擯禮以周案論語此節文次亏

使擯之後執圭之序皆記聘事服注左傳所謂孔氏聘

辭即謂此也舊說非過位復其位謂燕朝之臣位出降

一等謂出路寢堂降至階諸侯堂高七尺階七等如謂行聘鄰國無所謂其位如其位為席門外接西塾之位出為出席門何以復記降等沒階劉說亦非禮賓升堂擯者退中庭賓致命擯者進至阼階西釋辭相拜未有擯昇升堂之禮宋說尤非陳氏以為將聘圖事其說較確鄭注曲禮下卿位云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鄉黨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鄭注據燕禮為說其意過位為過卿大夫同立之位復其位為復己所立位過位復其位皆人臣位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論語本文言位明據中庭之左右為言不尋以白解之故不從包注上過位不曰其位明據卿大夫之位為文即曲禮所謂下卿位之位不尋以己所立位解之故又不從孔注孔注復其位來時所過之位是直以為過己所立位此鄭注之精諸家者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立位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賈疏以為在路門外正朝本誤江慎修謂下記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費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艸枊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

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云此謂特見圖事賈疏云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弓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疏稱聘禮云者約鄭禮注文稱鄉黨者亦約鄭論語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

孔安國云鞠躬斂身也包咸云敬慎之至以周案鞠躬一化鞠窮鞠窮雙聲字亦化芻飼三蒼云芻飼敬畏兒依說文其字以窮窮為正其義為敬畏之至而身不敢舒故孔云斂身非以斂訓鞠以身訓躬也先君子論語後案云篇中凡言如者皆形況之辭躩如勃如單字形

狀之也踧踖如鞠躬如重字形狀之也如近解經宜言躬鞠如也方與躩如勃如一例言鞠躬如則如字為不辭金誠齋說執圭鞠窮更誤弓踧踖復位踧踖如即過位之色勃足躩之類升堂鞠窮至屏氣似不息以視色勃足躩更有加

鄭元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面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弓賓相公拜也江永云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經曰擯者進即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賓已致命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巫

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見左傳者凡五
成三季齊侯朝亏晉將受玉卻克趨進襄七季衛孫文
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九季同盟亏戲晉
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駢趨進昭十二季晉侯以齊侯
宴投壺公孫倭趨進定八季晉侯盟衛侯亏鄭澤王孫
賈趨進以周案論語趨進舊注皆不言在何時江氏據
禮經證之是已其所引左傳又趨進惟卻克叔孫穆子
公孫倭為諸侯朝聘事其趨進已不在拜貺之時餘與
朝聘無涉此外言趨進者又有成十六季范匄趨進襄
二十三季范鞅趨進

聘禮論語皆有私覲周官司儀有私面私獻記郊特牲
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鄭元云其君親來其臣不
敢私見亏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孫希旦云聘
禮賓介皆尋私覲諸侯相朝則為介者不敢私覲聘賓
卑故介禮尋伸朝君尊故介禮從屈今乃謂不敢貳君
非禮意矣周禮掌客諸侯相朝主國之卿皆尋以摯見
亏朝君曷嘗以貳君為嫌乎王引之云朝覲二字下蓋
有言朝覲之禮今脫去矣大夫之私覲以下則以聘禮
言之不蒙朝覲為義鄭注強為遷就大夫執圭而使四
句相屬為義豈尋以上二句為聘下二句為朝乎若云

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外交豈其君不來遂敢亏外交乎聘禮有賓覲而此以私覲為非禮者議禮之家取公各異士器禮有讀贈而檀弓引曾子以讀贈為非是其例矣以周案周官司儀亏王合諸侯及諸公相為賓竝不言大夫私覲至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將幣之後乃有私面私獻鄭注郊特牲謂朝覲無私見聘則有之即據司儀而言無可疑也記意大夫從其君朝覲無私覲國君禮此私覲以國君言故下曰諸侯之庭大夫之有私覲者聘禮也聘禮之私覲其幣出亏公家不失申信不貳君之義此文專為三桓而發曰何為乎諸侯之庭申明朝覲私覲之非

禮而當時有行之者如成十三年公朝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見王是也曰為人臣者無外交申明報圭申信之義而當時有因之私行者如僖卅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譏其遂事公不尋為政莊廿五年公子友如陳報聘其明年遂私行蔣原仲亦人臣之外交者是則因朝覲而先私覲因出聘而遂私行外交皆自三桓始也故下文以此總結之注疏誤以外交貳君為申明私覲義孫王因之疑經胥失之矣

鄭元云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苟敬者主人所以少敬也敖繼公云苟誠也實也

苟敬者國君亏外臣所燕者之稱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遵矣以周案說詳燕饗門
賈公彥說天子待諸侯諸侯自相待及大國之孤饗會燕皆有幣弗酌亦以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會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親饗會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若然天子諸侯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孔穎達說據鹿鳴詩序燕聘賓當有幣以周案當從孔疏禮經云燕不言幣文略耳賈氏觀禮疏極辨聘賓之燕無幣亏酒人疏亦據鹿鳴序云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

饗同是已不自信其說矣

鄭元說聘禮曰致饗以酬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齎蓋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崔靈恩云諸侯賁者以琥賤者以璜賈公彥云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孔穎達云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以周案禮器圭璋特為朝聘之正玉琥璜齎為燕饗之酬玉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特也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是琥璜並賜也孔賈疏並非

賈公彥說私覲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己物非公家所

給江永云私覲亦公家之幣但對官禮為私耳以周案周官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其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覲則私覲之束錦乘馬明是公家之物賈疏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曲護己說非見君謂之私覲見卿大夫謂之私面械文通對文異也

鄭元云還璋賄用束紃所以遺聘君一說此以賄聘賓褚寅亮胡培翬說賓行舍亏郊公始贈賓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為報聘之物若以為賄聘賓則當在公使卿贈如覲幣之下非其次矣以周案褚胡申鄭義是敖繼公云經云卿大夫勞賓而記云幣之所及皆勞似

異亏經且以幣不及己之故而不勞賓亦非禮意以周案幣之所及皆勞固屬情理之當然且以見所不及者勞之有嫌也鄭注闡發記意已明敖氏輕駁大繆王士讓云聘禮有請觀之舉敖氏疑聘曰不給且議非禮以為記文之誤不知此舉乃亏歸大禮之日請亏歸饗餼之卿以達亏君而已非即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亏大夫非即日問以周案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亏太史氏皆其事王氏斥敖甚是鄭元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為禮過則餼之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之詞不云君之有故耳聘

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會所以愧厲之也不言
罪者罪將輒之以周案春秋時有輒他國大夫事鄭遂
據以爲說未必古有是也其解過則餼之本諸聘義敖
氏謂過卽上經之過邦餼卽餼之以其禮與記上下文
不合
賈公彥云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會致之大客謂大
國之卿敖繼公說大客諸侯之來朝者以周案司儀職
諸侯相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聘禮賓客通稱所謂對
文異械文通也此亏聘客又別之曰大客敖氏以爲諸
侯亦備一義或者因此駁賈疏謂嬰服以內聘賓不分

大小國引左傳鄭伯兼享晉曹大夫爲證未是大行
人掌大賓大客之禮儀小行人籍四方之使者大客則
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大客謂孤卿見鄭注
鄭元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亏太祖廟諸侯行舍亏
諸公廟卿館亏大夫大夫館亏士士館亏工商館者必
亏廟不館亏敵者之廟爲太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
寢工商則寢而已賈公彥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
國舍亏卿廟陳祥道云天子巡狩王人出聘館亏諸侯
之廟若侯氏之朝王剏國之相朝聘不必館亏廟故觀
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鄭說拘矣以周案鄭注據禮經而言如館不亏廟當館亏敵者矣晉文公館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亏宗廟又別築諸侯之館乃春秋之制故襍記亦有公館私館之文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所爲謂公所作諸侯館記曲禮禮從宜使從俗鄭元云從宜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從俗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類則當從俗所出以周案初學記政治部奉使類大書從宜二字注引禮記使從宜禮從俗史徵周易口訣義觀卦引先鄭注從俗所爲順民之教并引

大公封齊五月報政禮從俗玩注引士匄事亦證使之從宜非證禮下云牲幣之類乃言禮之從俗也孔疏本使禮二字已誤倒當依徐史引爲是使從宜者聘禮記所謂辭燕常公羊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禮從俗者曲禮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周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禮俗謂國俗所行舊禮管子云明君在上俗無異禮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命之曰不牧之民

士於無異數變更自為最固之氣谷命之曰不郊之另
雖得以知其另數谷國谷而計數數管千云四谷武
開吾千言暫不來變谷故官太宰以八服谷諸彌六曰
河以安城野師國家諸國事之可也數谷谷皆由數取
視諸福無常公羊解云郭雖大夫受命不更補出與育
與雖二守曰苑田當相給安民為是與谷安清郭雖
歸宜非選雖千云杜預之解以言雖之於谷山以補本
大谷姓齊人其辭如郭雖谷

受業昭文孫同康
家簞全校
子

